

中國問題研究叢書之一

人間地獄

人間地獄



華北新書店出版

★.....一之書叢社究研題問國中.....★
.....
★.....獄.....地.....間.....人.....★

版出店需華新北華

將
順
力
量

24

人間地獄

中國問題研究叢書之一

中國問題研究社編
華北新華書店出版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永興印刷局印刷
一九四七年一月發行
定價 元

初版——二五〇〇

150

050

~~1554~~
1551

編者的話

這本小冊子裏所搜集的材料，大多是從蔣管區的文匯報益世報和平日報新聞報上剪下來的，也有我們解放日報、山東大眾報、冀察晉日報、人民日報上刊出的材料，特別是取材於文匯報上的爲最多，從這些材料裏我們可以看出蔣管區正在逐步的走向美國的殖民地，其政治經濟之腐朽，國民經濟之破產，財政危機之加深，人民生活之痛苦，災荒之嚴重，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然而這些材料還是從蔣政府新聞統制下，漏下來的，其真實情況嚴重之程度，當然比這些材料中所描述到的，不知要超過多少倍，我們只從這一點上看——就是他自己的報紙如和平日報新聞報益世報等，也不能不多少露佈一點，就可以充分說明了。

這些材料還是六、七月份的現在的情況更加發展到不堪想像的地步，關於這些材料，我們準備在印第二集以嚮讀者。

難道廣大的人民羣衆，就這樣馴服而聽其宰割下去嗎？不，我們只要看看普遍騰起的民憤，就可以證明這種趨勢將更猛烈的發展，直到人民徹底斷了身的時候。

十一月二十五日

目錄

走向殖民地.....	陶行知 (一)
復員五千里.....	黃其蘆 (二)
渝滬六千里.....	秦世牧 (八)
新漁光曲.....	丁東 (二二)
「五天五地」的台灣.....	益世報 (二五)
貪污政治在浙江.....	丁東 (二九)
在高利貸下喘息着.....	郭再華 (三三)
江西一片悲慘景象.....	南昌通訊 (三五)
從側面看湘災.....	暫克 (三六)
災荒襲擊下的湖北.....	漢公 (四一)
多難的河南.....	閻希 (四七)
喜首都整頓市容.....	宋縕 (五)

江城傳奇……………吳悉（五三）

徐州風景綫……………黎金（五九）

青島歸來……………陳華（六三）

接收之戰在瀋陽……………雷特（六六）

走馬看花過津門……………楊軍野（七〇）

中秋話北平……………張謙山（七八）

太原——恐怖與飢餓的城市……………林漫（七八）

保定風光……………石勇（八一）

專論——民主鬥爭的第二戰場……………呂若驥（四三）

補白

包頭徵兵怪現象……………廖（三一）

無條件世界……………記者（二八）

哀哉公務員……………陽旦（二一）

頌歌……………茹荻（四八）

走向殖民地

走向殖民地

陶行知

四十年的國民革命爲的什麼？八年的抗戰，又爲的什麼？無疑的是：「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古語說：履霜堅冰至，路上已經有霜，河裏快要結冰了，中國走向何處去呢！

(一) 日寇已經投降十個月，美軍還駐在中國，而且住在有些地方，據說，還有中美兩軍聯防的陣容。

(二) 海關好比最新工業的山海關，又落在外國人的手裏了。

(三) 買辦的財政經濟政策，使外國貨充滿市場，打碎了本國的民族工業。

(四) 外國輪船又可以自由駛入內港了。

(五) 國共談判，原是內政，友邦調解，固可歡迎，但以最後決定權給與外國人，是失了國家的體統。我想如果馬歇爾將軍真正尊重中國的國格，是難以接受這樣的殊榮的。

一車事實，證明中國是走向殖民地。

我們做教師的應該嚴重考慮，我們吃不飽餓不死，抱着犧牲精神，爲後一代服務，惟一的希望爲要把千千萬萬的小孩子培養成中華民國的小主人，並且要幫助全國的人民好學，使大家都變成中華民國真正的主人翁，倘真正的主人翁和小主人沒有培養成功之前，中國已經從五大強國之一淪爲殖民地，大家連我們自己在內都變成奴隸和小奴隸，那我們便算是一生白費心血，整個失敗，全軍覆沒。前面是萬丈深坑，前面是死路一條，前面是地獄，讓我們發出緊急信號，喚起民衆，制止盲目領導，以期趕快臨崖勒馬。

這本推源，中國之所以走向這樣嚴重的錯誤，還是因爲反民主好戰份子想借外援，以取得在內戰中之優勢，所以根本救國之道，還是要停止內戰，實現民主。只有永遠停止內戰，真正實現民主，才能免於殖民地之厄運。

復員五千里

費其堃

——渝京沿途一瞥——

【南京通訊】從成都到寶雞這一條綫上，包括老舊殘缺的在內只有二十輛車子在往來，而三月份登記乘車的旅客已近一千，後面還源源不斷的湧來。我在成都候車三個月，依然沒有走成，不得已在五月杪折返重慶。

原先以為到了重慶立刻可以走成，誰知一開始就遇到當局下令所有船隻停止運送還都人員，全部參加運糧，我的改行水路的希望就被它運走了，繼之又中航公司的工潮，飛的味道自然而然也就不去妄想。剩的只有走陸路了，但水空兩路一有阻滯，打陸路走的人頓時就多起來，在社會服務處登記的人，每天都排着很長的隊伍，我還是幸運，裏面有個熟識人，三天就買到票。走的那天是七月十六日。

票上印着七時開車，司機却八點多鐘才從車上爬起來。裝上行李，檢查車票，等到旅客可以上車時，已經九時出頭了。

但旅客沒有能够上車，原因是車上有些位置給幾個武裝同志佔據了。車子是卡車，很小，加上行李，還要乘三十個人，無論如何不能再擠上七八個彪形武裝大漢的。但他們堅持着不肯下去。

「我們沒有辦法」，他們說，「我們打了八年仗，現在用不到我們了，便把我們裁汰，就只發三五萬遣散費，別的什麼都不管，我們不這樣怎麼回得了家？」話說得很有理。

「但是我們買了票總應該有個位置啊，等我們上了，有空，你們再上來不好？」

他們沒有答應，坐在那裏不動。站員來了，站長來了，費了許多口舌，最後由站長口頭答應負責介紹他們車子，這才勸下了幾個。

車子是更加擠了。行李堆的很高，人坐在上面，頭頂着車篷鐵杆，腳板行李壓着，和我同行的林小姐，雙腿縮成一個倒寫的「V」字形，轉來轉去，找不到揮足的地方，一行行淌着淚；我拍拍她肩頭，安慰說：「不要哭，開了車就會好的！」她翻起淚眼朝我一看，突然哇的大聲哭了起來。

這一哭，就像音樂指揮的指揮棒，那些本來等得不耐煩的小孩，以及我身旁才六十天的嬰孩，便一齊共鳴起來。

「唉！」車上一位老先生嘆息說：「都說復員不復原，現在是能够復原就使人滿足的了。這時，前面馬達突然響了，在哭聲，叫聲，怨恨，咀咒當中車子總算開出了站。

我的車子是一行六輛最後開出的一輛，時間是九時二十五分，離規定時間超過二小時有多。這天晚上，我們宿在遂寧。旅館小而且骯髒，臭蟲特多，吸飽了血一隻隻壯大如黃豆。六個人當中，只有睡在地上的小陳曾經入睡過，我們一個個都坐到天明。

第二天早上，我們五點鐘便到站上候車，車胎裂了，須得要換，我們找到司機問他怎麼辦，他搖搖頭：

「沒有辦法，要等站上的人上了班才行。」

幾點鐘上班呢？他回說不知道，交通人員辦公沒有規定時間的。是，沒辦法，除了等以外。車子又挨到九點多才開行。走出遂寧，一路上看見許多茅舍，裏面隱着一座座酷似水車的竹

輪，前面有一根竹皮或長藤之類的東西緊緊扯住桿頂。竹輪多停止未動，茅舍亦多破壞。坐在前面那個四川人告訴我，這就是鹽井。

「提起鹽井來政府真該死，」他說，「非特從來沒有幫老百姓想法怎樣增產，怎樣改良，反而處處與老百姓爲難。在戰時食鹽公賣，政府把鹽的利潤全一股腦兒奪去，現在公賣制度表面上取消了，而各種捐稅，這裏一個關那裏一個卡把鹽戶得抬不起腰，逼得他們寧願停止不幹。」他嘆了一口氣，指指車外那些鹽井，「不要輕視這些小鹽井，好好地提鍊提鍊，中國不會鬧到有些地方吃不到鹽的！」

除了同聲嘆息，有什麼說的呢？

中午，車子在細雨霏微中穿過三台。這個小縣城，一上眼就給人一個怪不舒服的感覺；街道淒涼，七八歲的小女孩還有纏足的，車子經過時雖然看見有民衆教育館的黑字大橫匾，但其成績也可想而知了。

到縣才三點鐘，車子却無法再前進，一條大河阻住了去路，河邊已經排列了好幾十輛車子。我們把車子放到河邊等候輪渡，旅客便都到城裏權先住下。

早上七時到河邊，車子還在老地方，河上只有一艘舊汽船在拖駁，每一次總要二十分鐘以上。等到晌午，汽船突然停止了。問木船上的輪渡夫，說是汽船壞了，叫他們快些修吧，他艱澀地笑笑，說是不會，非得要技工來不可。三點鐘後方看見有人走到汽船上來，不久，汽船總算又有聲音發出來了。

剛剛要輪到我們一輛車子過渡，後面忽然擁出十幾個全付武裝的人，一個美國佩小手槍的組長樣的人物，跳到我們車前面，伸手攔住了車子：

「不准走！讓後面軍車先走！」

「爲什麼？我們等了整整一天啦！」我們不甘心地反對着。他沒有理會，吩咐士兵守好渡口

一面揮手示意叫後面的軍車開上來。

我們推派了兩個代表去交涉，沒有結果，那個人還這樣說：這些車子都是運的軍火，拖延不得，如果有那一個敢負這個責任，那也可以通融放行的。

誰能負這個責任呢？除了大姆指的人物之外。

早上，一共三十多輛，我們等了一天一夜，這才過了河。在抗戰時期，「軍事第一」這口號挺吃香，現在戰事平歇了，「軍事第一」的口號依然存在，可憐的也許還是我們老百姓，不知道那一天才會被人抬到第一，不是口頭，而是切切實實地。

從重慶到廣元，社會服務處所張貼的路程日數表上是三天，然而我們到達梓潼，已經第四天了。這天，從梓潼開出，大家都起個特別早，希望能在今天趕到廣元。

開車的時候天還沒有全亮，藍天，殘月，近田，遠樹，給人一個清新的刺激。路上兩旁田地，荒蕪未墾，秧子才栽上不久，青青黃黃地，和站在它們旁邊的莊稼人的臉色相去不遠。古松很多，沿着公路兩旁漫無止息地向前伸去。

在古劍門關上，有三個人搭上車來，首先他們對司機說好三千塊錢到渡口，一上了車：司機問他們要錢，他們却都賴着不給。司機要扯他們下來，其中一個穿便衣的突然摸出手槍。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情景把車上人驚呆了，有六七個人立刻扭住他，打他，奪下他的手槍，另外兩個人在混亂中走了。

那人非常蠻橫，被我們抓住，嘴裏還是不斷的說出傲慢無禮的話。

「你是那部份的？」

「特務連」

「有符號沒有？」

「沒有。」

「爲什麼帶手槍？」

「連長叫我出來辦貨……」他突然停住，隨即改口說：「叫我出來搜查的。」

「爲什麼你要拿槍出來打人？」

「是你們先打我的。」他楞起眼睛大叫。

大家沒有辦法，決定把他送到廣元憲兵司令部去。有幾個人自告奮勇把他上車，用繩子繫住手，可是到了渡口，他突然叫了起來，立刻有幾個士兵圍過來，認出是自己人，立刻糾集了十多枝槍把車子圍住。

他們把司機逮住，準備帶到連部去。司機除了喜歡帶黃魚外是個老實人，他害怕到連部挨打，央求車上跟幾個人去，而原來網那個特務連士兵最出力的幾個卻一個個溜走了。結果是我和小陳跟着到連部走了一遭。

連長一付商人打扮，沒有說什麼，只叫我們把手槍還給他。我們說，槍已經給渡江一位班長取去了，他隨即派一個人跟我們一齊去。

槍是明明繳給一個戴黑眼鏡的傢伙的，我們去找他時，人却不在，問他們副班長，壓根兒就不承認這個人，事情僵了好久，結果我們車上添了四萬塊錢，陪了許多好話，他們才裝了一臉寬屈表情把我們車子放走。

同車那個四川人說，這些部隊就是這樣維持的，上級營私賣官，下級招搖撞騙。我永遠也忘不了這個部隊的番號。

五點多鐘到廣元。

翌日，換了車票，交了行李，以爲第二天就可以走。第二天却飄起雨來了，一飄就是七天。我們到站上找站長，請求開車，他向我們敘述這條公路的情形：路面壞，路旁山岩沒有防塌工程，橋破爛不能行。最後總結說：

「這條路雖說是抗戰中一條最重要交通孔道，可是從來就馬馬虎虎，沒有人去注意翻修保養，所以才愈弄愈糟到這個程度，如果可以走我們那會不放你們走呢！」

話是很有理由，可是我們每個人明白自己的錢袋，終於在斷斷續續的細雨中，強迫站長冒險開出車子。

人說貴陽吊絲岩路道險惡，比之這條路，實在相差太遠。車子一過中子舖，即為險峻上坡路，路面狹仄、泥濘，經「千佛岩」，「西藥第一關」等處，車子擦山壁搖搖而過，令人捏一把汗。

晚八時到寧羌，一天才走了四十多公里。

以後細雨繼續下着，路益更加難走了。有幾處路面被山洪沖毀，全車旅客一齊下車，陷泥涉水，勉力將車子推過，及上車時，一個個都變成泥人了。半路上看見一輛車翻下山坡，車身全毀，車上乘客一個個滿身鮮血，在十數丈深的山谷中掙扎呼喊，抗戰八年人民受了多少苦難，如今悉為勝利國，還要受如許災禍，言之令人傷心。（文匯報）

渝滬六千里

秦牧

四月中旬，我從重慶南行，穿過貴州廣西二省，經廣州香港來滬，差不多走了六千里路，在地圖上劃了一個很整齊的弧形，一路上多少看到點中國的風貌，這兒想起下一路的所見所聞，爲了不打算寫遊記，所以想少談風景，多紀人文。

南行的客車和其他各綫的復員客車一樣，每名乘客由聯總分署補助五分之三的車費，直接補貼給路局方面，所以比起一般物價來，旅客自己所出的車費不能算十分昂貴，但雖然這樣，能乘車回鄉的仍舊極少，貧苦的老百姓。我們動程那天，一共有兩部漁柳直達車開行，遍點同行旅客，不外是些大學生，公務員，官眷，商眷之類，農工小販模樣的人是一個也沒有。

公路局負責把旅客的皮箱之類放進車倉，被包則綁在車頂上，由旅客自己照料，車開行前，一個河南大漢把那堆已繳納行李費的被包搬上車頂，站在車頂一邊網網，一邊搖說繩子不夠，無法代爲捆紮，結果，客人們揚着鈔票的手從各個車窗裏伸出來，公開的納賄，而繩子也終於夠了，車開離海棠溪時，晨霧迷茫，隔江望重慶遠，個堆壘高幾三百方公里的大城，正睡在霧靄中，這是一個混亂，黑暗，橫暴，暴虐事件的出產地，在最後一瞥中，令人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情緒。這裏每個月沿川陝，西南兩公路，以及天空長江回家的人不夠五萬，而候船候車的人却又有幾千萬，大概將來是有一批人要客死在這個霧城裏面的了。

車過「一品塲」這個重慶以南著名的關卡，以爲又要受檢查人員一番騷擾，因爲「一品塲」

和「青木關」，是重慶南北的兩個門戶，這門戶在戰時有許多人是不出的，此地奇擾商旅素負盛名，但現在總算好一點，檢查人員懶洋洋地走來望了幾眼就走開了。

汽車在四川盆地的南緣疾駛着，政府西遷對於四川的好處也許就是在交通綫附近的地帶有了點兒建設，綦江的水利工程，鐵路，都帶給人一點印象；天下皆飢獨獨足，四川現在有幾百萬石米可以運到外面去，但四川人却仍是那麼困苦貧窮，他們把大麥小麥從山麓一直種到山巔，以一種無比的毅力，開闢着梯田，或者扶犁在亂石縱橫的「石田」裏耕種，照理他們應該很富足了！但看起來他們大抵十分貧苦，汽車在每個村集旁邊停下來時，跟着小販一起潮到車窗旁邊的，是無數的老丐婦和小叫化，年老的眼睛腫脹，幼小的裸露着生滿蟲虫的大肚子，向車窗裏伸着枯槁，飢餓，生滿癩瘡的手。

●●●●● 大婁山 中看黔北

車入貴州境界，爬在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雲貴高原上時，令人有一種陰黯的感覺。

大婁山，山石顯得十分絳黑，在山谷裏建立起來的小村落屋瓦屋板也幾乎全是黑色的，在山谷間的生活的貴州人更是滿面黧黑，穿着黯色的破衣裳，這種種情形，構成旅客們一個陰晦的印象。

貴州人在中國是窮得著名的了！「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在山谷裏的村落，就像地球排洩出來的穢物似的，一些市集也顯得十分寂寞蕭條。汽車蜿蜒爬行，在車窗裏所見到的鄉民大抵穿得破爛不堪，他們的衣服真正正是「百衲衣」，東補西補，有的人衣服甚至像一絲絲的布條掛在赤裸的身體上，隨風飄舞，聽說這還是沿公路綫的情景，偏僻的黔北縣份，有的人甚至窮得沒有褲子穿，光着屁股在山上牧羊，連年貴州大出要人，貴州的士紳每一說及總是嘖嘖連聲，可惜這些光顧門楣的貴人并不曾一絲一毫的解救了鄉親們的貧窮與痛苦。

大婁山綿亙着，綿亙着，鄉民們就在一片狹小山谷中討生活，大婁山到遵義才展開了一個大平原，這大平原使遵義成爲貴州第一大縣，但就是這第一大縣吧，也不過是無數低矮貧陋的平房組成的，貴州人太苦了，却偏出產大地主，而且在民間流傳着的貪官污吏斂財的數目也一樣地大得驚人。

黔北幾縣又是著名的風雅食品的出產地，黔西北仁懷縣茅台村出茅台酒，東北湄潭縣產茶人位置在公路綫上的遵義產銀耳，這些雅品是聲譽卓著的，幾乎每一個公路綫上的城鎮都多少陳列着這些高雅的東西，恐怕人們很難想像到這是那些衣衫襤褸到不堪的人釀製增植出來的吧？

少帥在息烽

車過烏江渡後，到達息烽，息烽曾經是全國幾個有名的集中營之一的所在地，尤其使它名馳遐邇的是張學良在這附近一個地方釣了十年的魚，這個被「管教」十年的人息烽的居民是熟知的，我問一個飯館裏的老板：「張學良在那兒？」他說「關在這裏」，不說「住在這裏」而說「關在這裏」，這老板的思想大概也和我們一樣有點欠純正了。我問「見過他沒有？」他說「很少見他，極少到息烽街上來」。

張學良在那兒博覽羣史，從「中華二千年史」一直讀到「使琉球錄」之類的書，這個老老實實放了人家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被人家放走，在貴陽我讀到一張黨味十足的報紙在談起他，說他每月用費三百萬，生活是如何的舒適，陪伴着他的又有一個烹調聖手似的廚子和一位賢慧的趙四小姐，說得天花亂墜，簡直是在寫囚籠讚美詩了。

貴陽一瞥

車子走得很快，兩半天走了四百八十公里，到達貴陽。

在貴陽街上閒逛，感到這個在黔中平原上建築起來的城市表面上是在努力「都市化」了！美國貨物充斥在行舖裏，似乎比重慶還要多，銀行的建築屹立市中心，睥睨一切。那時候正是將主席落葬之後不久，大商店的櫥窗裏陳列着那一行一動的照片，連主席吃飯三碗強都註明出來，現代人作「起居注」是比那些撰二十四史的史官們更為進步了。

貴陽城實屬平坦得很，特有的小型馬車充斥街頭。這種馬車使人想起楊森主席的「新政」，他的新政就是勸人早起，強迫人體操，禁止早婚，不准年青人穿長衣服，硬要穿的就當街剪掉一截，以資警戒。這些「不要早婚」啦，「早睡早起」啦之類的標語，就寫在每輛小馬車的背後，似乎這就是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了。

貴州人四處流傳着楊森的故事，他大建體育場，他的兒子多到難以勝計，他在民教館前槍斃罪犯以資教育，他出巡各縣，善於逢迎的縣長立刻舉行賽馬會運動會之類，便能得到特別的嘉許……那情形，就像是韓復榘治魯似的，花樣繁多，他們大概是想做施公彭公，不過現在的施公案彭公案却夾雜着更多的幽默資料就是了。

貴陽城裏有兩個馬路交匯的中心，一個是「大十字」一個是「銅像台」，我們走到銅像台時正是黃昏，所謂銅像台，就是在一個廣場的中心有一個大腦袋穿西裝的漢子的銅像，這個被紀念的人叫做周西成，是十幾年以前貴州一個風雲人物，他雄踞貴州，儼然一方之主，雖然是個軍閥似的人，却很做了些有益民衆的事，所以他戰死的消息傳來時不少老百姓們痛哭失聲。這銅像是幾年的學生們捐集無數銅板鑄成的，直到今天，周西成三個字還留在不少貴州人的記憶裏。一個